

第八卷 郝湘娥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昔石季倫嘗以沉香為末，鋪於牀榻，令愛姬踐之而無跡，則以珍珠賜之。故婢妾中互相語曰：「爾非細骨輕軀，那得珍珠百粒。」其後獲一鬻風於胡中，身輕飛燕，綽約如仙，真能踐於香末之上而無跡者，故季倫特加鍾愛，異於諸妾。

然余讀其傳而猶疑之，夫嬌歌豔舞，唯聞越國佳人；杏臉蛾眉，止有東方獨立。豈於胡地而得絕色，有如鬻風者！或曰：「胡壤近燕，從來燕趙多麗人，子獨未之聞耶？」

至丙申歲，余於金閭旅次，有燕客為余言保定郝湘娥事甚悉，不覺為之擊節歎慕。夫保定屬燕，而湘娥之美，當世罕匹，則燕趙間洵多麗人也。

嗟乎！余生於吳，長於吳，足跡不越於吳，則北地雖有姝麗，亦安得而見之，又安得而聞之。於是知鬻風為胡女不謬，而自笑其曩言之陋也。但欲為湘娥立傳，以附女史之末，而以碌碌器塵，至今三載，徒盤結於胸，未能點次其事。

及余為美人書，欲足十二媛之數，而缺其一，始慨然而歎曰：「若郝湘娥者，不可謂之美人乎哉！其纖肌嫩質，則白家之小蠻也；以死殉節，則季倫之綠珠也。而況加以性資敏巧，詩句清新，雖求之古來名媛，亦不可多見，烏得以婢妾之微而棄其貞烈之行耶！則余所取重，又不徒以其豔麗而已。世之君子，毋踵余之陋，而疑北地必無美如鬻風也。」

集郝湘娥為第八。

保定府有巨族竇眉生者，豪富甲於一郡，其子曰鴻，年甫十七。女名珍姑，少鴻三歲。鴻自幼負俠任氣，好馳馬，嗜音樂，志慕請纓，不屑為章句儒。珍姑性雖穎敏，而軀極修偉，貌頗不揚。竇翁嘗延其舅氏陳甫教之學書，又倩女師張姥指習刺繡。

忽一日，有媒婦沈氏者，攜一幼女來鬻。訊其姓氏，曰郝姓湘娥，年才十一，修眉秀髮，容色麗娟，翁乃厚其價以卑之。蓋因翁家故多婢媵，而皆粗陋庸劣，故翁絕喜湘娥，即令為珍姑伴讀。

湘娥貌既楚楚，性復敏絕。及年十六，能詩能奕，又善繪花草人物。珍姑嘗讀詩，至朱靜庵《詠虞美人》，草一絕云：

力盡重瞳霸氣消，楚歌聲裡恨迢迢。

貞魂化作原頭草，不逐東風入漢郊。

又黃媛介亦有一章曰：

深慚長劍事無成，恨托東風寄此生。

昔日美人今日草，銷魂猶喚舊時名。

珍姑笑謂湘娥曰：「汝嘗自負能詩，何不亦詠一絕，以與二美爭雄？」湘娥不假思索，應聲吟曰：

莫笑重瞳霸業湮，漢家遺蹟已無存。

寧知不及原頭草，直到於今喚美人。

又嘗效古體作《江南採蓮子》四絕云：

綠鬢紅裙映水鮮，荷香十里蕩輕船。

背姑撐入花深處，暗自拋蓮約少年。

其 二

採蓮小婦乳花香，羅袖新裁半臂長。

為羨灘頭交頸睡，戲將荷葉罩鴛鴦。

其 三

十五吳娃慣弄潮，隔花回首向郎招。

來時不用撐船訪，門對垂楊靠小橋。

其 四

荷花如臉葉如裳，日向南湖棹小航。

梳得雲窩光似鏡，更將綠水照新妝。

珍姑自遜才不能及，最相愛重，呼以湘妹而不名。

其後眉生欲招同郡黃異為婿。異亦保定巨族，少年風雅，酷慕嬌姿，密語媒媼曰：「某與竇翁通家至契，願結朱陳。但我所慕者，美色也。不知竇氏子，果有所謂羞花閉月之容乎？」

媒媼冀得厚謝，遂極口贊譽其美，異猶未信曰：「必須遣一僕婦，親往一看，方可納采。」媒媼勉強應諾，即日告竇翁曰：「須得湘娥權時代作小姐，則姻事可諧。」竇翁欣然首肯，疾令湘娥妝飾以俟。

未幾，黃生遣婦與媒媼偕至。時湘娥濃妝豔束，方搦管吟哦，目間婦窺己，乃整衣而起，佯作下階，而露其盈盈羅襪；徐復臨鏡，以顯其擾擾雲鬢。復又垂袖徘徊，嫣然微笑。婦熟睇良久，疾趨而去。

黃生迎問曰：「貌果若何？汝得親見否？」婦以手摹其豐態，而連聲贊譽曰：「竇小姐豈是人間忒念色，乃天仙也。」黃生喜極，即准聘期。

及親迎之夜，卸妝一看，何云傾國傾城，乃無鹽醜婦也。黃生大怒，呼婦辱詈欲笞之，婦力辯曰：「彼時所見，貌極妖纖，何嘗肥偉而黑，迥異若此！其間情弊，只宜問於新娘，安得答我！」

既而夜闌，另於枕上再四詰問，珍姑不能隱匿，即實吐曰：「家君重郎才望，唯恐姻事不諧，故以侍兒湘娥代認作妾耳。」

異喟然曰：「姻緣前定，余之命也，亦復何憾？但汝必須歸語爾翁，若肯以湘娥作媵，我方與汝和合無間。」

豈知竇鴻亦素愛湘娥之美，因以妹所寵用，不能即列小星。及珍姑出嫁，始遂其願，定情之夕，授以金鳳釵。雙玉環。

珠衫繡裙數事。又為修造曲房畫闌以居之。其中蘭楣桂柱，丹堊一新，因名其所居曰「留春院」。

蓋鴻遍求美麗，以為姬妾，而其最寵愛者已有三姬，曰郢雪、曰玉香、曰李翠。即以三姬分列三院，郢雪所居曰「望春」，玉香曰「藏春」，李翠曰「長春」。其三姬之下，又每一院分屬數妾。每自夜闌客散，鴻將進房，則群婢紛紛各秉巨燭，在前導引，而院前俱懸絳紗燈，自內至外，火光照耀如日。諸姬或扇茶鏞，或備佳釀，或焚異香，或整昆鳥弦，莫不明妝炫服，引領遙矚，以伺鴻之臨幸，直至歸於別院，而後寢息焉。故當時為之語曰：「富傾三輔，豪壓五陵。昔聞金谷，今見蜚卿。」蜚卿者，鴻之字也，其為人羨慕如此。

及得湘娥，即居以「留春院」，而珍寶器玩，皆屬湘娥掌管，恩寵之隆，更非三姬可及。蓋湘娥兩臉紅暈如海棠花，細腰楚楚，雖極輕盈柔媚，而不傷於瘦。其肌膚嫩滑如脂，潔白如雪。雖以三姬之美，號稱絕色，亦莫能及也。昔白樂天嘗詠玉環云：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」其亦湘娥之謂歟！

黃生既為竇翁所賄，而湘娥又不可得，心極恨恨。既而與珍姑一同歸寧，有婢秋蟾者，亦頗妖媚有姿色。黃生一見，即驚問珍姑曰「頃我於迴廊之側，遇見一姬，身衣淡紅衫，而髮垂眉際者，其即湘娥耶？」

珍姑笑曰：「此乃郢娘之婢秋蟾也。若湘娥豈得易見，而其美豔，亦豈蟾貌所及。郎若渴欲見時，少頃妾當邀彼對局於房，郎乃卒從外至，則可見矣。」

黃生大喜，趨外潛跡以伺。俄而湘娥果來，方欲整局下子，而異不能忍耐，旋從外入。但見月麗花娟，胡然若帝。湘娥撇下揪枰，驚起竄避而逝。

異目斷神迷，如喪魂魄，忽忽自歎曰：「天下女子，果有美豔至此乎！」自後思慕不已，寢食俱忘，竟成癡疾，不及半年而歿。

鴻嘗得異香而不識，以問湘娥，湘娥曰：「妾聞漢武帝時，有浮圻國遣使貢蘭金之泥、瑞雀之香。其金百鑄，色變為白，而有光如銀，唐人詩所謂『銀燭』是也。其香燃以燻衣，經年不散，若煉藥水，涵浸百日，則焚之能致群雀飛舞而下。今觀此香，形如雀腦，氣過沉檀，殆即瑞雀之香也。」

鴻猶未信，及觀《漢武外傳》，果有是香。而其所載，與湘娥所說無異。

又有人以瓦壚來鬻者，索價至三百金。鴻以示湘娥，湘娥雙手捧玩，嘖嘖贊歎曰：「美哉是壚，其殆唐末高季昌之物乎！按昌本傳，嘗得瓦壚甚美，一大一小，色若鴉青，其後以一贈於羅隱，留一自用。今觀此壚，形色相似，殆真數百年物也。」

及觀壚底，果有六字云：「乾化三年重制」，乃梁祖朱溫年號也。

娥又能辨識金玉，嘗從容諷鴻曰：「金性貴重，而以滇南為佳，玉質取溫，而以于闐為上。然金玉亦弗足為異，昔石崇有八尺高之珊瑚，馮雲有榴花色之瑪瑙，美逾白璧，價值連城。然而珊瑚、瑪瑙亦未足貴也。妾聞神駿志在千里，鯢魚徙必南溟。今郎以過人之材，負英雄之略。既慕仲升投筆，宜學終軍請纓。何不乘時自奮，以圖功業，而乃株守丘園，徒為程卓乎？」

鴻喟然曰：「非卿愛我，言不及此，然予亦豈甘老於牖下者。」遂長吟一律，以賦其志云：

無限幽思獨倚樓，那堪時物更生愁。
塞雲野草連千里，落木淒風並一秋。
獻賦無才徒企仰，請纓有志尚淹留。
最誇劍氣雙星近，豈讓當年定遠侯。
湘娥亦和韻一章云：

欲舒遠日向南樓，豈為西風起暮愁。
萬里白雲橫絕塞，一聲紫雁唳清秋。
書傳圯上休違約，劍嘯牀頭好自留。
直斬樓蘭酬壯志，期君談笑獲封侯。

鴻又嘗命湘娥作四季閨詞，湘娥援筆立揮云：

鵝黃柳色，一抹煙如織。倚遍南樓鶯語寂，又是暮山橫碧。忽聞女伴相邀，踏青准擬明朝。單少繡花鞋子，呼鬟連夜同挑。

其 二

簾鉤雙控，時有熏風送。惱殺禽聲宛轉弄。驚起午窗殘夢。分明薄倖回家。醒來依舊天涯。且莫浮瓜沉李。再從夢裡尋他。

其 三

晚風清切，遠笛聲如咽。坐久莫嫌燈影減，自有半窗明月。欲眠更自遲留，難禁蛩韻啾啾。漫道悲秋色，深閨豈獨無愁。

其 四

彤雲密鎖，簾外梨花舞。手自煎茶頻撥火，其味黨家知麼。南枝傳送幽芬，費人幾度清吟。那怕寒威如剪。還須掃雪遙尋。上調《清平樂》

於是中秋節近，鴻乃設宴南樓。句聯五字之奇，肴極八珍之美。自郢雪、玉香、李翠而外，更有二十餘姬，態貌爭妍，綺羅雲繞，皆所謂天姿國色也。然自湘娥一至，亭亭獨立，更壓群芳。

於是環繞雜坐，杯觥再傳，便各自尋技角飲。或歌或彈，或以彩色爭呼，或以投壺競中。

喧嘩之際，鴻乃欣然笑謂湘娥曰：「明月在窗，清風入座。若無新詠，如此良夜何！」湘娥微微含笑，即席度曲三闋，以述其歡噱之意云：

《黃鶯兒》

今夕是何年，向南樓月正圓。相看總是嬋娟面，霞觴競傳。陽春共聯，盈盈笑語皆生豔。且調弦，莫教沉醉，爭倚玉郎肩。

前 腔

玉宇迴無煙，到更深興益添。瘦樓樂事還應淺，人圓月圓。歌喧笑喧，石家金谷何須羨。漫留連，平分秋色，狡兔乍離弦。

前 腔

桂魄自娟娟，笑嫦娥鎮獨眠。何如一隊同心，串冷冷管弦。霏霏篆煙，金杯竟把檀郎勸。更堪憐，今宵情夢，知向阿誰邊。

鴻朗誦一遍，撫掌而笑曰：「字字珠璣，卿真錦心繡口。但陽臺之夢，已屬芳卿，何必生憐耶！」乃以玻璃盞斟葡萄酒，以勸湘

娥。

又令郢雪按板，玉香吹笛，鴻乃自唱前曲。清音繞樑，每一字幾盡一刻。湘娥亦故作媚態，以承恩寵。是夕縱飲盡歡，直至丙夜而息。

時有名妓自維揚流寓在郡，喚劉倩倩者，以吹笛擅名，一時推重。鴻乃設宴內樓，單延倩倩，欲使諸姬得窺其奧。及倩倩一至，談笑風生，果覺韻致瀟灑。遂令侍兒捧過玉笛，徐徐吹弄一曲，其聲淒婉嘹亮，如怨如慕，真能舞鸞鳳而泣鬼神。諸姬列坐兩旁，側耳靜聽。須臾曲終，皆為之神爽氣怡，莫不連聲共贊其妙，唯湘娥寂無一言。

倩倩自以擅名已久，而湘娥獨不贊譽，疑為輕己，便有愠容曰：「鄙人斯技，曾得名師指授。故自南省至都，靡不見賞於名流。乃子獨無一語，將謂未盡其妙耶？」

湘娥笑曰：「君之妙音，似得楊美之派，在今日厥技中，不得不推為第一手。但聲音之道，蘊藉無窮。自昔以來，唯唐之李暮、宋之王淑，以笛擅名，此外寥寥罕繼。必使高下疾徐，聲韻穩協，五音六律，正變無乖。然後發之於喉、應之於手，而和平清正，自無輕重舛戾之訛。今君於第七調，本係正宮，而混入商聲。及至入破第三字，又平仄失葉。似於至美中，不無少損，此我所以不敢謬為賞歎也。」

倩倩驚起，再拜而謝曰：「某在金陵，果係授自楊美，不揆疏淺，以致貽笑大方。幸君指示其訛，毋吝賜教。」

娥乃按笛輕吹，徐至第七調，指明舛錯之處，倩倩不勝感愧曰：「君真我之師也。」

時有知其事者，為之語曰：「未得周郎正，從教誤曲多。寧知劉倩倩不及郝湘娥。」

自此湘娥之名振播一時，而寵奪專房，獨得鴻之嬖幸。

忽一日，有崔平仲者，浙之山陰人也，與京中一顯僚年家契厚。而保定刺史鄭公為崔戚屬，故平仲以貢候選，將詣長安，而路經保定。謁鄭之後，聞鴻富甲閭里，頗有園亭之勝，遂假寓焉。鴻以郡守至戚，即日置酒款待，而令數婢歌以侑觴。

平仲曰：「崔某一抵貴郡，即聞尊寵有郝姬者，國色無雙，妙解音律。未審足下肯令出見，而使東海鄙人獲聞名都之雅曲否？」

鴻素性豪俠，兼欲誇示賓客，欣然首肯，疾喚湘娥出拜。雖則常服淡妝，而嬌冶天然，恍似仙姝謫下。向前禮畢，徐徐退入屏後，垂簾而坐，按笛發聲，為《折柳》、《落梅》之曲。

平仲連酌數卮，帶醉而笑曰：「正所謂司空見慣渾閒事，惱亂蘇州刺史腸矣！」既而作別入都，謁見顯僚。偶談及古今美色，平仲備述湘娥之貌，顯僚撫髀而歎曰：「枉作司空，不及竇鴻！」

平仲即獻計曰：「竇鴻僅一富民，而蓄內寵數十。現今敝戚作刺在郡，公既有歆羨之意，何不修一尺素，整理幣帛，某當奉命而去，宛轉懇於敝戚，若壓以郡守之命，則鴻不敢不從。而十日之內，湘娥必為公有矣。」顯僚喜曰：「若得湘娥，當以蘇州通判為報。」

是夕平仲起身，復詣保定，先往見鴻，而稍露其意，鴻大怒曰：「假使汝妾，亦肯贈我否？雖以天子至尊，不能誅無罪之民。何況權貴，豈能壓我！常言浙人奸巧不義，以汝觀之，信不謬矣！」

平仲不勝愧憤，急往見鄭而告其故。

鄭公不得已，差役喚鴻，密諭之曰：「某公炎炎之勢，爾所知也，何吝一女子，以貽不測之禍！獨不聞石季倫之事乎？」

鴻對曰：「天臺素以禮義教民，亦當曲諒下情。彼雖權勢可畏，亦安有無故奪人愛妾之理？在昔晉季中衰，變生宗室，故季倫不免於禍耳！今在堂堂聖朝，豈容權佞橫行。雖有趙王之勢，不能奪羅敷之節，矧鴻乃男子乎！」

鄭公喟然曰：「汝言最是，我豈能強爾哉。」

平仲見事不諧，即日回報顯僚。顯僚大怒，思欲尋計殺鴻。適值山西巡撫剿滅反寇，擒獲餘黨解京，內有張秀者，係保定人氏。顯僚乃遣人囑秀招鴻同謀叛逆，遂奉部文捕鴻下獄。

平仲又詣獄謂鴻曰：「足下此冤，非懇某公，莫能伸救。若肯予以湘娥，則身家可保矣！」

鴻瞋目怒視，不措一語。至晚密草數字，遣人持歸，以付湘娥。湘娥拆而視之，其內寫云：

我以無辜下獄，輾轉思維，莫解其故。及平仲復來說誘，始知張秀誣指，乃受逆賊之命也。與其典刑西市，曷若速斃囹圄，但不知卿亦痛我而肯作墜樓人乎？不然，幸即善事新人，毋以鴻為念。

湘娥讀畢，淚如泉湧，哭仆於地。既而詠詩十首，以述其訣絕之恨焉。其詩曰：

石家金谷重當時，無限恩情妾自知。

猶記玉釵私贈約，還憐月夜共銜卮。

其 二

翩翩俠氣似平原，食客三千誓報恩。

詎料一朝撻禍患，門庭蕭索忽無人。

其 三

芙蓉三尺吼牀頭，何事蹉跎誤壯猷。

今日奇冤誰為雪，千秋遺恨永悠悠。

其 四

無端一見作君災，任俠誰知是禍胎。

哭讀魚箋驚仆地，暗風吹雨入窗來。

其 五

君真憐妾妾憐君，恩愛原期共死生。

閻闔欲呼天路杳，紅羅三尺是歸程。

其 六

一看羅裙並繡襦，可知恩寵與人殊。

季倫自是多情種，直得樓前墜綠珠。

其 七

花晨月夕共徘徊，時刻相親倒玉杯。
誓作青松千歲古，寧知紅粉一朝灰。

其 八

自悲自歎忽成癡，哭叫皇天總不知。
欲借龍泉誅國賊，可憐妾不是男兒。

其 九

日落黃昏意轉迷，黑雲慘淡壓城低。
夜臺若肯容相見，仍作鴛鴦一處棲。

其 十一

婦何曾事二夫，今朝湔死赴黃泉。
願為厲鬼將冤報，豈向人間化杜鵑。

是夜，五香睡在隔房，遙聞湘娥哭聲哀慘，直至更餘未息。不覺朦朧睡去，夢見鴻與湘娥攜手至前，含笑而言曰：「我二人相隔兩地，幸於今夕二更同時而死，行將訴冤冥主，汝等無煩相念也。」俄而驚醒，殘燈未滅，漏下已是五鼓。遂披衣起身，呼醒郢雪而告之。

忽見婢女惶駭趨報曰：「娘子昨夜哭至二更時候，獨自點燈，步到層翠樓上，直至雞啼不見下來。適間往上一看，已是懸樑而死矣。」

及至數日後，京中有人回報云：「鴻於某夕二更縊於獄中。」按其時，果係湘娥投縊之夜也。

當道旋亦悟鴻冤屈，得令歸骸與娥合葬。而郢雪諸姬，相繼別嫁矣。

是年秋選，崔平仲得除閩中一縣，歸由保定，辭別鄭公，路經鴻宅，忽以雙手自批其頰云：「我當日留汝下榻，出妾侑觴，何負於汝？而下此毒手，使我死於非命。今已控准冥司，速去對理。」言訖，登時仆地而死。時人驚歎，咸以為報應之速焉。

[返回 >> 美人書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